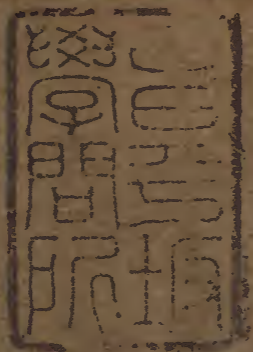


八編類纂 百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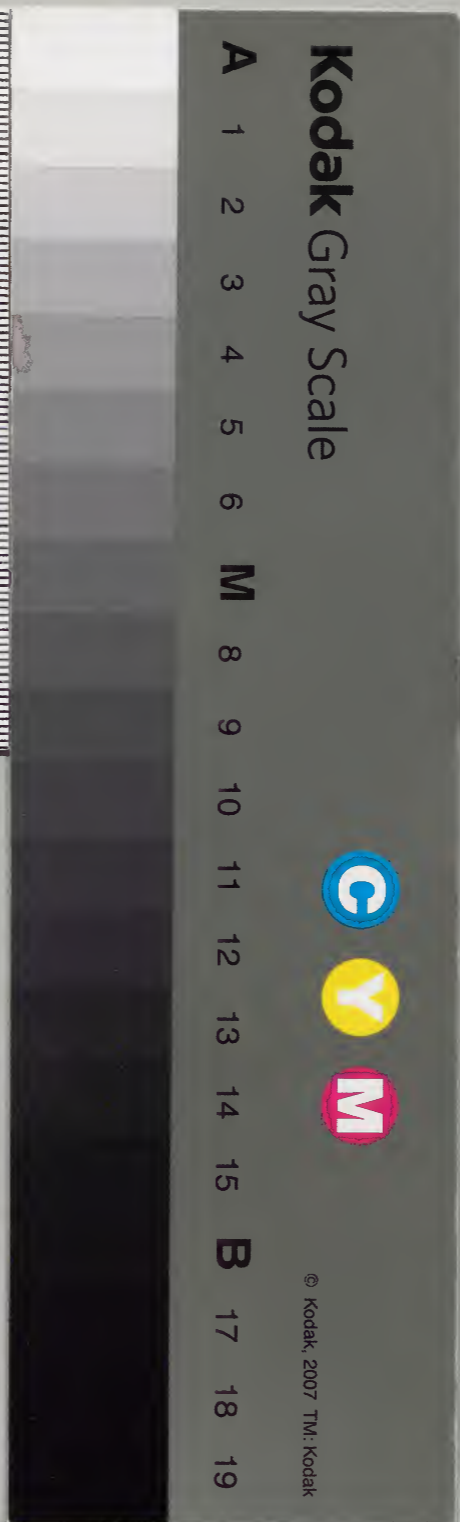
臣

十五

庫文閣内			
一五五函	一〇六九冊	漢	書
一	一〇	類	

三〇七	三〇六九	漢	書
三	〇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65)
函號	367 5



臣之一
漢蕭何
曹叅

○第一百五十卷
開創

東漢諸葛亮

諸葛附傳

張溫
廖立
法正
黃權
來敏
李璠
李璠
李璠

○第一百五十一卷

臣之二
相臣
開創

唐劉文靜

杜如晦
房玄齡
唐長孫無忌

唐長孫無忌

宋趙普

○第一百五十二卷

臣之三

相臣 開創

宋趙普

元耶律楚材

廉希憲

○第一百五十三卷

臣之四

相臣 中興

漢周勃

霍光

晉王道

○第一百五十四卷

臣之五

相臣 中興

晉郗鑒

謝安

唐朱敬則

李昭德

婁師德

狄仁傑

張柬之

房琯

○第一百五十五卷

臣之六

相臣 中興

李泌

陸贄

○第一百五十六卷

臣之七

相臣 中興

八編類纂

目錄

二百六

八古

宋李綱 上

○第一百五十七卷

臣之八

宋李綱 中

○第一百五十八卷

臣之九

宋李綱 下

○第一百五十九卷

臣之十

相臣 中興

宋范宗尹

朱勝非

呂頤浩

趙鼎

○第一百六十卷

臣之十一

相臣 中興

宋張浚

魏勝

虞允文

○第一百六十一卷

臣之十二

相臣 守成

漢申屠嘉

公孫弘

魏相

丙吉

東漢伏湛

宋弘

韋彪

○第一百六十二卷

臣之十三

相臣 守成

東漢第五倫

袁安

何克

蔡謨

○第一百六十三卷

臣之十四

相臣 守成

唐魏徵

王珪

馬周

○第一百六十四卷

臣之十五

相臣 守成

唐郝處

魏元忠

姚崇

宋璟

○第一百六十五卷

臣之十六

相臣 守成

唐張說

蘇頌

盧懷慎

張九齡

韓休

張嘉貞

楊綰

崔祐甫

姜公輔

八續類纂 目錄 卷一百六十六

臣之十七 相臣 守成

唐杜黃裳

李吉甫

李揆

武元衡

裴垪

裴度

○第一百六十七卷

臣之十八 相臣 守成

唐李絳

李藩

韋貫之

○第一百六十八卷

臣之十九 相臣 守成

唐李德裕

○第一百六十九卷

臣之二十 相臣 守成

宋沈倫

李昉

宋琪

呂蒙正

張齊賢

呂端

李沆

向敏中

○第一百七十卷

臣之二十一 相臣 守成

宋王曾

目錄 臣五

百九

宋畢自安

寇準

王旦

李迪 王曾

○第一百七十一卷

臣之二十二

相臣 守成

宋呂夷簡

杜衍

文彥博

○第一百七十二卷

臣之二十三

相臣 守成

宋范仲淹

○第一百七十三卷

臣之二十四

相臣 守成

宋韓琦

○第一百七十四卷

臣之二十五

相臣 守成

宋富弼

○第一百七十五卷

臣之二十六

相臣 守成

宋王安石

○第一百七十六卷

臣之二十七

相臣 守成

宋王安石

○第一百七十七卷

臣之二十八 相臣 守成

宋司馬光

呂公著

蘇頌

陳俊卿

杜範

元哈刺哈孫

康里脫脫

○第一百七十八卷

臣之二十九 相臣 被難

漢蕭望之

王嘉

後漢楊震

○第一百七十九卷

臣之三十 相臣 被難

後漢李固

陳蕃

王允

晉張華

○第一百八十卷

臣之三十一 相臣 被難

唐褚遂良

鄭畋

宋范純仁

韓忠彥

呂大防

○第一百八十一卷

臣之三十二

相臣

被難

宋文天祥

家鉉翁

陸秀夫

元脫脫

宋徐羨之

○第一百八十二卷

臣之三十三

名臣

節義

漢龔勝

唐安金藏

顏真卿

段秀實

劉蕡

○第一百八十三卷

臣之三十四

名臣

節義

宋陳瓘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第一百八十四卷

臣之三十五

名臣

正直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李庭芝

元余闕

福壽

宋徐羨之

陳東

呂好問

洪皓

胡銓

楊萬里

汪立信

謝枋得

漢汲黯

魏陳羣

杜幾

晉山濤

北魏高允

唐白居易

宋錢若水

王禹偁

張方平

范鎮

范祖禹

崔與之

○第一百八十五卷

臣之三十一

名臣 刑賦

漢張釋之

唐徐有功

魏李理

漢耿壽

隋張孫平

唐戴胄

劉晏

宋陳恕

趙沛

以上刑賦

漢文翁

龔遂

黃霸

韓延壽

東漢卓茂

魯恭

以上循良

○第一百八十六卷

臣之三十七

名臣 能吏

漢張敞

尹翁歸

趙廣漢

尹賞

北魏李崇

沈括

○第一百八十七卷

臣之三十八

謀臣

漢張良

符秦王猛

北魏崔浩

○第一百八十八卷

臣之三十九

謀臣

楚伍員

秦商君
燕樂毅

東周

蘇秦
張儀

陳軫
趙虞卿

○第一百八十九卷

臣之四十

謀臣

漢陳平

酈食其

陸賈

婁敬

叔孫通

賈誼

鼂錯

○第一百九十卷

臣之四十一

謀臣

魏荀彧

荀攸

賈詡

鍾繇

程昱

郭嘉

董昭

劉曄

蔣濟

吳魯肅

蜀龐統

○第一百九十一卷

臣之四十二

謀臣

晉江統

溫嶠

宋劉穆之

齊蔡興宗

北魏李元忠

北齊杜弼

後周蘇綽

後唐郭崇韜

後唐安重誨

後晉桑維翰

元赦經

○第一百九十二卷

臣之四十三

王遵劾匡衡奏

袁楚客規魏元忠書

陸贄論輔臣

馬遵論諫諍

范鎮論二府

司馬光辭賜金

論辭免郊賜

富弼述辭恩命

蘇轍論執政

真德秀書

劉洎論左右丞相

扈蒙乞錄言動

富弼議兼樞密使

范鎮乞知兵民財利

王安石論舍人

毆陽乞拒浮議

蔡襄乞任內外事

司馬光乞聽辭遷官

富弼論除拜

蔡承僖論除受

蘇軾乞許辭避免拜

乞加恩禮

李綱議本政

陳東乞復用李綱

○第一百九十三卷

臣之四十四

相業

社稷臣

儒臣

子產相鄭

輿人誦

蕭何收秦律令圖書

韓休峭直

李德裕言三弊

呂蒙正氣量

李昉醇謹

朱沆無密啓

奏水旱盜賊

王旦真宰相

王曾端厚

呂夷簡寧二邊

范仲淹富弼分主西北事

文彥博持重

韓琦感悟兩宮

厲聲命撤簾

毆陽修辭樞密使

韓琦盡力事君

神宗自爲碑文

富弼遺表

司馬光旋乾轉坤

呂公著博采衆善

范純仁進用不失正人

楚才為百姓哭以上相業二十四則李克定相

衛柳莊 晏子

莫敖子華對 漢汲黯

唐蕭瑀以上社稷臣六則 漢武帝招文孝

高祖置弘文館 中宗置修文館

明皇置麗正書院 合宴集賢殿

設北門學士 憲宗詢訪理道

中宗選儒士侍讀 崔群讜直

後唐置端明殿學士 宋范質薦竇儀

錢若水對 章得象請忠

范祖禹為講官第一 司馬光有文學

王鶚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以上儒林十七則

○第一百九十四卷

臣之四十五優禮大臣 狎侮大臣 殺戮大臣 功臣

漢高帝高爵詔 武帝報公孫弘

唐林請復師母爵疏 章帝尊師傅詔

陳忠疏 晉武帝詔

元帝崇遇賀循 宋真宗悼惜卑士安

推恩呂端 蘇軾奇才以上優禮大臣十則

褚遂良疏

張說救佃先

以上狎侮大臣二則

原繁縊死

伍員自殺

秦二世行誅

李斯囚就五刑

蒙毅蒙恬伏誅

秦主生多殺戮

許敬宗誣陷長孫無忌等

張俊曲陷岳飛死

韓侂胄陷殺趙汝愚

以上殺戮大臣九則

司馬遷高祖功臣表

鄂君明蕭何功第一

衛青傳贊

安常續封功臣詔

范曄功臣論

高歡論服杜弼

隋文帝親禮勳臣

李朝隱奏救裴景仙

李泌約勿害功臣

以上功臣九則

○第一百九十五卷

臣之四十六

宓子賤巫馬期

子貢

子路

晏子

西門豹

其二

漢卜式

朱浮疏

左雄疏

袁甫

諸葛恢

裴俠

于延陵李遠

韋濟

韓塘

以上守令
十六則

子路

班固循東傳

倪寬

文翁

黃霸

龔遂

召信臣

朱色

秦彭

魯恭

劉寬

仇覽

宋均

吳祐

童恢

劉昆

杜詩

張堪

徐有功李日知

陸象先

陽成

韋丹

李君奭

辛公義

劉審文

以上循吏
二十五則

○第一百九十六卷

臣之四十七

仕進
初見

仕難
陳情

釋君
致仕

自售

李斯

范曄

張敬兒

王融

祖珽

以上致
進五則

姜公輔

鄭顥

韋澳

以上仕
難三則

馬援

以上擇君一則

漢韓非規上封事

魏曹植永自試奏

以上自售二則

范睢

韓非

鄧禹

以上初見三則

班超妹曹壽妻昭上書

以上陳情一則

唐李德裕退身論

蕭嵩

錢若水

神宗詔

文彥博

以上致仕五則

○第一百九十七卷

臣之四十八

元慎疏

懲李林甫

杜牧書

李德裕

張符牛叢趙璘

張詠

趙抃疏

以上諫臣八則

王滿生

隰朋

代廐吏

弦章

田錫

令尹子西

右尹子

咎犯

孔子

伍子胥

公子汜

左師觸龍言

孫臣

王式

任棠

蘇世長

弓工

狄仁傑

以上諷傳十七則

呂覽貴直篇

茅焦

張良

袁盎

賈山至言

薛廣德

耿育疏

救乘書

○第一百九十八卷

臣之四十九

求言 納諫 不罪諫官

不納諫 罪諫官

呂覽達鬱篇

晉叔向大患對

孟嘗君書門版召諫

丁公著言宴樂非佳事

後唐主不責史在德

宋姚坦見血山

仁宗不黜蘇轍

以上不罪
諫官六則

隋煬帝不憚蘇威

唐德宗貌從陸贄

孟暉圓彼貶

宋仁宗以范仲淹黨榜朝堂

范鎮上疏致仕

陳禾引落衣裾

以上罪誅
官六則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
左編
臣類 相臣
漢蕭何 開創
蕭何沛人也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
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
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
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
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
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五十
左編

臣類 相臣

漢蕭何 開創

蕭何沛人也為沛主吏掾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
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
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
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
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
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

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迺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爲何？夫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

伊周郡有
此客

何爲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叩。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爲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
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
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
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污
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
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
謁上笑曰今相國廼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
自○謝○民○後○何○爲○民○請○曰○長○安○地○陝○上○林○中○多○空○地○棄
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爲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
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

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
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
豎金爲請吾苑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
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疑
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
陛下自將往當是時何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
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且
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
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
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爲

民請吾死，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漢曹叅

曹叅，沛人也。秦時爲獄掾。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叅爲齊丞相。叅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叅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叅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旣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叅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

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叅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叅，叅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叅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叅徵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叅。叅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木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叅，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叅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言，復

飲酒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廼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宙爲中大夫，惠帝恠相，乃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廼謂宙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愛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宙旣洗沐歸，聞侍自從其所諫，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宙胡治乎。乃者我使諫。

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旣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

東漢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

玄素與荊州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寓南陽，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亮與庶及孟公威、石廣元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二人問其所至，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原饒士，丈夫遨遊，何必故鄉耶？」先主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

明、龐士元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獨拜牀下。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徽重之。德公嘗謂亮爲臥龍，統爲鳳雛。徽爲水鑑，故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往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人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

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
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
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
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
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
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
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
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
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

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
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
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率益州
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
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
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
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時
劉表爲荆州牧備在荆州衆力尚少備性好結賅時
適有人以髦牛尾於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
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賅而已邪備乃投賅而言

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民心不悅可語劉荆州令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表衆遂強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其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

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平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先是曹操旣破袁紹自南擊先主先主遣人於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俊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使拒操將夏侯惇等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僞遁惇追之爲伏兵所破明年操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操南征表會表卒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荆州備

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爲薄、所不忍也、表子琮代立、遣使請降於操、先主屯樊、不知操卒至、至死、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生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北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日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操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皆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

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數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亮及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過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時亮與徐庶並從、爲操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

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受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

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卽遣周瑜

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公敗於赤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先主自赤壁之戰孫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吳見權綢繆恩紀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載見之乃晝夜兼行後先主與龐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爲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時

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當鎮守成都足兵足食郭冲敘亮五事其一事亮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

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交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極則慢所以致敵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

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何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墻而走二十三年先主屯陽平關急書發益州兵亮以問從事楊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初犍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

郡而祇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二十六年。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勞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卽帝位。策亮爲丞相。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篤。

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初。漢嘉太守黃元。爲亮所不善。聞漢主疾病。懼有後患。故舉郡反。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元益無忌憚。益州治中從事楊洪。啟太子遣將軍陳曷討元。衆議以爲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以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辨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而縛歸死。如其有異。犇吳求活。但勅曷於南安峽口邀遮。卽便得矣。元軍敗。果順江東下。曷生

獲斬之、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董和亮並署先主軍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亮深慮孫權聞先主殞、恐有異計、未知所如、尚書鄧芝言于亮曰、今主尚幼弱、初卽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曰、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附于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

亮之孫亦少成矣

滅

皆叛、應闓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牂牁太守朱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雋、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植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魏司徒華歆尚書令陳羣等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鑑、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偏於元

禍苟免者邪、昔世祖創迹舊基、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萬餘于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詭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自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泆、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此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軍誠曰：萬人一心、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而况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而

干擬哉、是年魏主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南方諸郡、不賓亮將自征之、長史王連諫以爲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進、亮慮諸將才不及已、意欲必往、而連言輒至、故停留久之、會連卒、二年春、亮率衆討雍閭等、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遠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

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高定使來陽督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馬忠由牂牁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闡餘衆拒亮亮聞獲爲夷漢並所服募生致之旣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

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亮上表曰永康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絕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徧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至此以凱爲雲南太守王伉爲永昌太守皆封亭侯是年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郭冲三事曰亮軍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
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
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侯白懿說亮在城中
兵少力弱亮亦知懿垂至已與相偏欲前赴延軍相
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
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
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
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
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
候邏還山如亮所言懿後知深以爲恨六年亮將攻

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聞夏侯懋少子之
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
中出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
赫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
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
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
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
可以西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
聲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
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邠山

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魏明帝曰、亮阻山爲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破亮必矣、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魏明帝行如長安、是年孟達叛魏、六年魏擒孟達、初、越嵩太守馬謖才氣過人、好論軍計、亮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

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涕泣、撫其遺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于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計賊邪、乃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

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遇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漢主以亮爲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集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敗。亮謂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郭冲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板冀城虜姜維。驅畧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

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全。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稱賀。能不爲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者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

真

敗矣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
上言曹真攻安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諸葛亮懲下祁
山後必出從陳倉爲所先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冬亮果
出散關圍陳倉使郝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昭
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
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
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
重說昭言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
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
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

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
燃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
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
攀城昭又於內築重墻亮又爲地穴欲踊出于城裏
昭又于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
真遣將軍費耀等救之魏主召張郃于方城使擊亮
魏主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
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日比臣到
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
率騎追亮亮與雙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

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譬我必深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介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併力且志望

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權正號十二月亮徙府營于南山下原上築漢城于沔陽築樂城于成固八年七月魏大司馬曹真請由斜谷伐漢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魏主從之命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

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詔曹真等班師亮使魏延西入羌中大破魏將郭淮于陽谿九年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遣人招鮮卑軻比能等至北地石地以應亮先是魏鴈門太守牽招以蜀諸葛亮數出而比能控弦十餘萬騎狡猾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懸遠未之信也會亮時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魏主命司馬懿

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之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郡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于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軍于鹵城張郃曰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數請戰因曰畏蜀兵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河平於南圍自

案中道向亮郭冲五事曰時蜀兵更下者十二魏軍始陳番兵適交僚佐俱言賊衆盛宜權停衆更卒張助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督遣令行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亮使魏延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郃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卒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斜谷邸閣息民休事三年而後用之十一月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

馬懿對于渭南克日交戰懿戎服蒞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魏將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搃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北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

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初漢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雖常有鳴吠之益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不知防慮於此豈

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彭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強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等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秘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身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行留部分延遣人覘儀等欲諸營相次引軍還大怒率所領徑先

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
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
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
延先至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延
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
知曲在延莫爲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逃犇漢中儀
遣將追斬之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已伐諸葛輔
政故不北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初平爲馬謖
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
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恃魏

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偏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
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旣誅謖奪將軍黃襲等兵
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封亭侯亮
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司馬懿攻亮張郃攻平平堅
守不動郃不能克亮卒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
戰而敗平之功也初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
馬懿懿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乃退
不敢偏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懿之退也
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懿懿曰吾
能料生不料死也諸軍還成都謚亮曰忠武侯亮遺

命墓漢中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陳壽言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

備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立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敎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

孔明語此
語亦當三
嘆

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之
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
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
優于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
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
舉王子城父、皆付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
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
故使功業凌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
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率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
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

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
子產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
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惟亮文彩不豔、
而過于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
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
則、咎繇與舜禹論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
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
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
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
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

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壽又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受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

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諸官屬士大夫議論諸葛亮，於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爲亮權智英畧，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實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袁宏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

與劉備俱起瓜牙腹心之臣而武夫也晚得諸葛亮
因以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
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
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卽以爲君臣百姓之
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
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
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
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
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以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
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

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旣
而官兵上隴三郡復失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
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強弱是
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
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
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鬪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
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鬪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
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
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不易動堅重則
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

此所以能鬪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園溷藩籬障幙，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稟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袁

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

諸葛附傳

- 張温
- 法正
- 黃權
- 姚伷
- 廖立
- 李嚴
- 來敏
- 李邕
- 蔣琬
- 費禕
- 董允
- 張裔
- 許靖
- 劉巴
- 姜維
- 諸葛瞻

吳張温使蜀，温至蜀，請闕拜，畢稱美蜀政，蜀甚貴其才。還頃之，權旣陰銜温，又嫌其聲名太盛，遂坐事還本郡。初，餘姚虞俊歎曰：張温才多智少，幸而不留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亮聞之，意未之信。

及温放黜亮。亮不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卽亮此言。可見其於清濁之間。必不存已甚之察。故賢愚皆樂於爲用。云唐太宗政要載孔明語云。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法正字孝直。先主用其策取蜀。以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冷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亮曰。法正於蜀郡大縱橫。將軍宜啟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偏。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

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旣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多諫。一不從。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先主與曹操爭勢。有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

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先主據漢中，皆將軍黃權本謀。先主欲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爲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督江北軍。及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降于魏。有司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或未實。請須後問，後果如所言。

姚倬爲廣漢太守，亮屯沔陽，倬爲掾，倬並薦文武

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成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滿其望。

廖立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先主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二，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謂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諱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

立議

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孑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剛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掎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郃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丈尉廖立坐自貴大藏否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

亦是而快
快自爲功
名計斯偏
矣

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况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於是廢立爲民徙汝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植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編軍經汝山往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于徙所李嚴爲劉璋護軍拒先主於綿竹嚴率衆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章武三年先主疾病嚴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

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嚴字其見貴重如此、八年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命嚴爲中都護、署府事、改名爲平、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成、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

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獻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况於九邪、九年春、亮軍祁山、平摧督運事、秋夏之際、值天霖雨、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辨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亮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

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
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
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
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
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恠臣待
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
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
若是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乃廢平
爲民徙梓潼郡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共戮
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

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
可保何圖中乖平昔楚卿屢紕亦乃克復思道則福
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
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
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
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盛戒明吾用心
臨書長歎涕泣而已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
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
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
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尚書陳震字

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

來敏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爲太子家令。後主卽位爲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人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舍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卽位吾聞於知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

皆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旣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李邈劉璋時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令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助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久之爲丞相參軍。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謖。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于玉。二世不兢失亮意。還蜀及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

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
逼，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材強兵，狼顧虎視，五大
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
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

蔣琬零陵人，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
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
大怒，將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
非百里之才也。其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
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遂不加罪，但免官而已。
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東曹掾，遷爲參軍。

亮往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後代裔爲長史，
諸葛亮數外出，琬長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
琬託志忠雅，當與吾共扶王室。後亮密表，後主曰：「臣
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爲尚書令，遷大將
軍，錄尚書事。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
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
漸服。初，楊儀爲先主尚書，琬始爲尚書郎，已而俱爲
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後隨亮出屯谷
口。亮卒于敵塲，儀旣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爲功勳
至大，宜當代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

在蔣琬遂爲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爲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儀自惟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廢儀爲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旨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延熙元年詔琬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勲東西犄角以乘其釁

費禕江夏人遊學入蜀先主定蜀遂留益土先主立太子禕與董允俱爲舍人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後爲司馬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于時國方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

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至、許別求共圍碁。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至禕、雖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乃行。其推任如此。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沉醉、為循所害。謚敬侯。漢嘗大赦、大司農孟光於眾中責禕曰：「大赦者、偏枯之物、非明

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但顧俯踧蹐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為治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禕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

董允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以選為舍人、後

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慮後主富于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以爲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有所廣益允尋遷侍郎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獻納之任允皆專之處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嘗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天子後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蔣琬領益州上疏讓費禕及允後主漸長大愛宦臣黃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常與尚書令費禕中興軍胡濟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董恢詣允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張喬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喬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儔也亮以爲參軍嘗稱亮曰公賞不遺近罰不阿遠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也喬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喬書曰君昔在栢

下營壤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讐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耶論者由是明洪無私元儉述字也

許靖字文休少知名避難交州轉入蜀爲劉璋蜀郡太守先主進圍成都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旣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法正說曰天下存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

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以靖爲左將軍長史先主爲漢中王靖爲太傅及卽尊號策靖爲司徒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章武二年卒

劉巴字子初零陵人少知名曹操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操操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二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巴與亮書曰乘

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趾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

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平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幃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自以歸附、非素懼、在猜嫌

恭嘿守靜退無私交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
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爲如此示天下不
廣且欲緩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
遠人不復至矣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
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
魏尚書侯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問巴消息稱曰劉
君子初其敬重焉輔吳將軍張昭嘗對孫權論巴稱
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沉容悅
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姜維字伯約天水人維爲人好立功名陰養死士不

修布衣之業州辟爲從事諸葛亮出軍祁山維乃詣
亮亮見大悅與俱還辟維爲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
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
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其人涼州上士
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於
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
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亮卒維還成都爲
大將軍連年用兵攻魏蜀亡降於鍾會被殺
諸葛瞻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
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年十七尚

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翰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建倡百姓皆相傳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還住綿竹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于寶

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内移河東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中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郿令尚書僕射山濤啟事曰郿令諸葛京祖亮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知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進善之理副梁益之

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卷之五

四

漢書曰... 廣州刺史... 漢書曰... 廣州刺史... 漢書曰... 廣州刺史...



漢書曰... 廣州刺史... 漢書曰... 廣州刺史... 漢書曰... 廣州刺史...

[The left page of the manuscript is mostly blank or contains extremely faint, illegible text.]

